



2020年1月20日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
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
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1526(2004)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的第二十五次报告。该报告是按照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a)段的规定，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的。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和该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迪安·特里安夏·查尼(签名)



2019年12月27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a)段给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我谨提及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a)段，其中安全理事会要求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每六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全面独立报告，第一份最迟在2017年12月31日提交。

因此，我根据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向你递交监测组第二十五次全面报告。监测组指出，报告以英文原件为准。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埃德蒙·菲顿-布朗(签名)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2368(2017)号决议提交的第二十五次报告

摘要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在丧失领地后, 已开始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境内重新立足, 发动越来越大胆的叛乱袭击, 鼓动和策划拘留设施中的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越狱, 并利用两国安全环境的弱点。

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的死亡迫使伊黎伊斯兰国更换领导人。尚不清楚巴格达迪的指定继任者阿布·易卜拉欣·哈希米·库雷希是否会形成有效的组织力量, 能够领导一个已具广泛影响和多种来源的支持者和关联者团体。据目前的评估, 伊黎伊斯兰国在管理、宣传和招募方面的方向没有改变, 伊黎伊斯兰国在冲突区的核心与海外关联人员之间的指挥和控制关系也会保持不变。

美利坚合众国部队的削减引起了会员国的关切, 令人担忧目前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活动的安全部队是否有能力对 10 万多被拘留的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及其家属保持足够的控制。许多家属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坚定, 这些人的命运是国际社会的一个主要关切。该地区仍然拘留着大约 2 000 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仍然主要被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团体控制, 但该省又是迁移的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及其家属的收容地。伊拉克部分地区, 特别是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接壤的安巴尔省地区, 也为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的流动提供了疏松的安全环境。

除了伊黎伊斯兰国在冲突区的核心之外, 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关联人员还在全球范围持续构成威胁, 特别是在阿富汗及其邻近地区, 也包括非洲和东南亚部分地区。在西非, 关联人员勾结作案, 威胁着该区域脆弱会员国的稳定。在东非, 基地组织关联团体青年党仍以稳步节奏对安全部队和外国目标进行袭击。伊黎伊斯兰国关联人员还在菲律宾活动, 来自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作战人员参与了在菲律宾和本国境内的叛乱袭击。

来自伊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及其意识形态的其他威胁继续对政府和安全部队造成挑战。他们面临的问题包括妇女和儿童可能从核心冲突区回返、有效起诉回返的作战人员、狱中人员激进化以及即将有大批人员特别是从欧洲监狱释放。另一个问题是, 尽管识别和阻止涉嫌恐怖主义的交易的工具越来越先进, 但恐怖主义资助者可能仍然具备规避侦查的能力。

目录

	页次
一. 威胁概况及其发展	5
二. 区域事态发展	7
A. 伊拉克和黎凡特	7
B. 阿拉伯半岛	8
C. 非洲	9
D. 欧洲	13
E. 亚洲	14
三. 影响评估	17
A.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199(2015)和 2462(2019)号决议	17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18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19
四. 制裁措施的执行情况	20
A. 旅行禁令	20
B. 资产冻结	21
C. 武器禁运	21
五.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22
附件	
一.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所列个人和实体提出或涉及的诉讼	23
二.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拘留设施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地图	24

一. 威胁概况及其发展

1. 2019年7月至9月期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¹ 加速重组，成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一个秘密网络，与2017年以来在伊拉克发生的情况相似。在解脱了保卫领地的责任后，该国各地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控制的以前平静的地区明显发生了更多袭击。地理上的“哈里发国”最终陷落，引起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支持者、家属以及其他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大批流动。

2. 10月份，出现了两个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的主要动态。首先，美国宣布撤军，土耳其发起“和平之泉”行动。这影响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北部的力量平衡，并凸显了地方当局和非国家武装团体对流离失所者和被拘留者的置留安排岌岌可危。据会员国² 估计，10月份有数百名包括作战人员在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关联人员逃离住所，尚不清楚有多少人被重新拘留，有多少人仍然在逃，以及相关威胁是否有重大变化。

3. 随后，10月26日，一次由美国主导的行动导致伊黎伊斯兰国首领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³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德利卜省死亡。不到24小时后，伊黎伊斯兰国遭受了第二次打击，发言人阿布·哈桑·穆哈吉尔在其近处发生的空袭中丧生。2019年10月31日，伊黎伊斯兰国宣布阿布·易卜拉欣·哈希米·库雷希(未列名)为巴格达迪的继任者。

4. 据一些会员国评估，伊黎伊斯兰国新首领阿布·易卜拉欣实际上是阿米尔·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卜杜勒·拉赫曼·穆拉(未列名)，但这一点尚未得到证实。穆拉是以前巴格达迪的副手。他是土库曼族裔，因此一些会员国认为，他可能只是一个临时选择，该团体还在物色更合法的“埃米尔”，即古莱什·哈希姆部落的直系后裔，如此可以得到偏远省份的全力支持。

5. 在宣布对阿布·易卜拉欣的任命后，伊黎伊斯兰国中央媒体局通过宣传渠道编排了一系列效忠誓词，展示据称在以下地点的小规模支持者团体：西奈、孟加拉国、索马里、巴基斯坦、也门、“霍拉桑省”(阿富汗)、霍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南部)、突尼斯、西非、中部非洲、沙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部)、菲律宾、大撒哈拉、伊拉克、利比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些誓词显示出与伊黎伊斯兰国在巴格达迪死前于6月底和7月初宣布的一系列更新誓词同样的顽强，当时的宣誓者是据称在以下地点的小规模支持者团体：西非、西奈、东南亚、北高加索、“霍拉桑省”(阿富汗)、阿塞拜疆、利比亚、土耳其和突尼斯。⁴ 然而，一些相关会员国认为，这些广播是否可信地表明伊黎伊斯兰国真正存在于据称发出广播的地点，这一点值得怀疑。此外，从长远来看，伊黎伊斯兰国将面临一个挑战，即又要激

¹ 列名为伊拉克基地组织(QDe.115)。

² 除另有引注说明外，本报告所载信息均由会员国与监测组分享。

³ 列名为易卜拉欣·阿瓦德·易卜拉欣·阿里·巴德里·萨马赖(QDi.299)。

⁴ 本段列举的地理位置顺序反映发表支持声明的时间顺序。

发其支持者(尤其是偏远地区的支持者)对这位新首领的热情,同时又不能让他直接讲话和确认自己的身份而陷入危险。

6. 据会员国作出的初步评估,在新首领的领导下,伊黎伊斯兰国的战略方向不大可能改变。巴格达迪曾在9月16日发布一条音频信息,表示重新将重点放在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地区,强调伊黎伊斯兰国被拘留者和难民的困境是“最糟糕和最重要的事情”,并敦促努力释放他们。伊黎伊斯兰国吸收在逃人员和家属的能力可能有限,但已试图准备将这些人员外派,转往该团体掌握资源和设施的伊德利卜省。这给霍尔营地和该地区其他置留设施增加了已有的安全和人道主义挑战,也使安全和人道主义挑战更为紧迫。

7.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问题仍然严峻,据会员国继续评估,加入“哈里发国”的40 000多人中有一半至三分之二仍然活着。预计这将在未来几年加剧伊黎伊斯兰国构成的全球威胁,也有可能加剧基地组织(QDe.004)的威胁。虽然一些会员国建议,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是寻求遣返伊黎伊斯兰国关联人员,但其他会员国仍然不愿意接受回返者。

8. 阿富汗仍然是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地区以外最令会员国最关切的冲突区,从某种角度衡量,阿富汗是世界上受恐怖主义伤害最严重的国家。基地组织和与之结盟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塔利班的保护和影响下,构成了长期的全球威胁。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霍拉桑(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QDe.161)遭到重创,大部分已在2019年11月被逐出该团体在阿富汗楠格哈尔省的心脏地带,但过去它曾证明具有东山再起的能力,因此据评估仍然构成严重威胁。

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最成功的伊黎伊斯兰国关联团体是乍得湖盆地的“伊黎伊斯兰国西非省”,该团体一直进行快节奏的袭击,而且在袭击尼日利亚安全部队时收集了大量武器、物资和其他补给品,并加强了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联系。

10. 然而,尽管伊黎伊斯兰国的“偏远省份”在当地冲突区得逞,该团体仍然无法重建其外部行动能力,仍然依赖受该团体激发的袭击来证明它在冲突区外的势力。这些举动往往不可靠,影响也相对较小。据会员国报告,伊黎伊斯兰国正在积极试图重建指挥国际规模复杂行动的能力。然而,该团体激发袭击的能力在2019年11月遭到挫折,当时欧洲联盟执法合作署(欧洲刑警组织)与几家互联网公司采取的行动使伊黎伊斯兰国的大量在线材料被删除,特别是从Telegram的即时通信平台上删除。

11. 尽管9月14日证实基地组织领导人物哈姆扎·乌萨马·穆罕默德·本·拉丹(QDi.421)已在先前不详日期死亡,但基地组织仍然顽强,而且威胁力日增。在许多冲突区,特别是萨赫勒、索马里、也门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基地组织关联人员比伊黎伊斯兰国势力更强。然而,一个会员国特别指出,基地组织在支出方面采取保守做法,一贯将行政费用和薪金优先于行动。据评估,伊德利卜省的基地组织关联人员计划和实施国际袭击的图谋受到了限制,这既是出于他们面临的军事压力,也是因为基地组织不愿意为这类活动提供资源。

二. 区域事态发展

A. 伊拉克和黎凡特

12. 2019年7月,伊拉克军队宣布发动一项名为“胜利意志”的新反恐行动,试图确保该国西部和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边境的安全。伊黎伊斯兰国的小股战斗人员团伙一直在潜伏和重组。伊黎伊斯兰国得以保持针对远离主要人口居住区的官方目标实施行动的势头。据伊拉克估计,2019年7月,约有1 000名作战人员在该国西部和边境地区活动。

13. 据会员国报告,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继续通过投资合法企业和商业前沿,包括货币交易公司,为其行动提供资金。伊拉克国民 Haji Wahab Tabra(别名 Abu Amnah)(未列名)和 Hameed Al-Najjar(别名 Abu Maryam)(未列名)通过秘密商业关系在伊拉克和邻国境内代表伊黎伊斯兰国进行金融交易。

14. 伊拉克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边境仍然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因此作战人员能在两个管辖区之间不时流动。最近幼发拉底河以东的事态发展导致伊黎伊斯兰国在代尔祖尔和哈塞克两省的活动增加,针对美国主导的联盟和当地非国家武装团体的袭击激增。

15.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仍然是在该区域内外积极操作和策划袭击的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关联骨干的安全港。伊德利卜省的人口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内战期间已增长到300多万人,目前被规模更大的基地组织关联团体沙姆解放组织控制。⁵沙姆解放组织目前有12 000至15 000名作战人员,主要打击叙利亚政府部队。

16. 另一个基地组织关联团体“宗教保护组织”在伊德利卜及其郊区活动,据估计有3 500至5 000名作战人员,其中多达一半是来自埃及、约旦、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突尼斯等国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宗教保护组织”更多地进行全球谋划,而不是在叙利亚局部谋划。该团体头目、叙利亚国民 Samir Hijazi(别名 Abu Hammam al-Shami)(未列名)得到艾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QDi.006)的允准,可以在基地组织的名义和伞下活动。据会员国评估,“宗教保护组织”由若干小派别组成,包括马拉希姆战士、萨赫勒军、巴迪亚军、萨赫勒连、喀布尔连、教法军、准则辅士、古塔连、阿布·贝克尔虔信旅、阿布·奥贝达勇士旅、古拉巴连、沙姆军旅、正义骑士旅、精锐军、阿卜杜拉·阿扎姆集团和乌苏德统一旅。⁶

17. 据该区域一个会员国评估,鉴于“宗教保护组织”的规模、意识形态和老兵的能力,该组织对区域和全球和平与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其领导人在谋划尽可能恢复针对西方和美国利益的外部行动。“煽动信徒”联合行动室包括沙姆

⁵ 列名为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QDe.137)。

⁶ 另见 Aaron Zelin, “Huras al-Din: the overlooked al-Qaeda group in Syria”,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 2019年9月24日。

解放组织、“宗教保护组织”、统一辅士军和目前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活动的其他团体。“宗教保护组织”实际控制该行动室的运作。据会员国报告，“宗教保护组织”在阿勒颇、哈马、伊德利卜和拉塔基亚开展军事行动和袭击的同时，还通过一个由 Abu Usamah al-Shawkani(未列名)领导的名为 Duat al-Tawhid Centre 的协会开展劝信改宗活动。在 2019 年 5 月中旬发起的广泛筹资活动中，“宗教保护组织”利用 Telegram 和 WhatsApp 在当地和网上筹资。会员国对此表示关切，因为这可能会使“宗教保护组织”获得国际资助。⁷

B. 阿拉伯半岛

18. 会员国报告说，在也门夏卜瓦省，夏卜瓦精锐部队的袭击有助于限制基地组织作战人员的流动。这些袭击是在该省的山区、峡谷和山谷地带进行的，那里是基地组织成员和头目的藏身之处。因此，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半岛基地组织)(QDe.129)成员在 Ataq、Azzan、Alsayyd 和 Hawtah 县很难自由行动，有时完全无法自由行动。他们已逃往与贝达省交界的山区。该团体部署了简易爆炸装置，试图应对夏卜瓦精锐部队的袭击。

19. 在贝达省，半岛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在 Qayfah 县相互争战，双方都试图在该地区控制尽可能多的前沿。半岛基地组织使伊黎伊斯兰国遭受了一系列失败，后者许多成员被杀、受伤或被俘。伊黎伊斯兰国虽然得到胡塞武装民兵的援助，但还是遭到挫败。胡塞武装向伊黎伊斯兰国提供了战术帮助和合作，在胡塞武装部队的监督下进行了囚犯交换并向伊黎伊斯兰国移交了军营。据一个会员国评估，胡塞武装民兵正在竭力助长半岛基地组织与伊黎伊斯兰国在贝达的持续冲突，因为这有利于胡塞武装在该省的利益。

20. 在阿比扬省，半岛基地组织成员使用带有教法辅士组织⁸ 徽章的车辆，他们散布在该省各县，包括 Madiyah、Mahfid 和 Lawdar，对该省各安全地点开展恐怖主义行动，袭击安全地带部队的官员。据会员国评估，半岛基地组织的这种单独行动只是为了证明他们在该省的存在，以回应安全地带部队和阿拉伯联军对他们发起的攻势。阿比扬的半岛基地组织作战人员从哈德拉毛和马里卜两省的半岛基地组织营地收到简易爆炸装置，用于继续袭击安全地带部队。

21. 据会员国报告，半岛基地组织继续从马里卜省向贝达省 Qayfah 地区转移武器弹药，支持参与打击伊黎伊斯兰国的该组织作战人员。武器和弹药使用丰田 Hilux 卡车从 Hisn al-Jalal 和马里卜大坝转运，该组织在这些地点设有储存轻型至中型武器的仓库。大多数马里卜部落对半岛基地组织持友好态度，这使该组织能够在该省大部分地区自由行动。据一个会员国报告，11 月中旬基地组织头目在马里卜出现。

22. 该区域会员国提供的信息表明，半岛基地组织作战人员在哈德拉毛省以下各县的农场之间流动：Ghayl Ba Wazir、Shihr、Dis al-Sharqiyah、Raydah al-Say ‘ar、

⁷ 同上。

⁸ 教法辅士组织是半岛基地组织在也门的当地名称。

Zamukh wa Manwakh、Wadi Amd、Shi' b Mankhub 和 Qatan。据报告，有几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 Abr 县，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国民，此地是半岛基地组织的避风港，因为该地区没有也门安全部队。据该区域一个会员国报告，易卜拉欣·哈桑·塔利·阿西里(QDi.291)死亡后，副首领 Khalid Omar Batarfi(未列名)声称在该团体内承担更多责任，包括外部行动责任。

23. 11月7日，伊黎伊斯兰国媒体发布了宣誓效忠新“哈里发”的该团体各“省”(包括也门)成员的照片。伊黎伊斯兰国在也门仍然只有很少的作战人员，但是宣传短片公布了其中一些从贝达的狙击手和爆炸物训练班毕业的人。据报告，2019年6月，伊黎伊斯兰国在也门的头目 Abu Osama al-Masri(未列名)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部队的一次突袭中同其他人一起被俘。

C. 非洲

北非

24. 据会员国估计，留在利比亚南部的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人数在 100 至 200 人之间。2019 年 10 月底和 11 月初，塞卜哈省境内和穆尔祖格周围的伊黎伊斯兰国阵地遭到一系列空袭，作战人员人数因此减少；据报许多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从利比亚和邻国向萨赫勒和乍得湖流域的其他冲突区转移，因此这一人数进一步减少。奥巴里和塞卜哈的相同网络为他们的转移提供了便利，这些网络先前曾将作战人员转移到利比亚海岸。据报告，该区域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也在返回原籍国，包括乍得和苏丹。

25. 最近对伊黎伊斯兰国的空袭导致一些头目死亡。一个会员国证实，伊黎伊斯兰国所谓“拜尔盖省”前头目 Malik al-Khazmi 已死亡，Al-Mahdi Danqu(别名 Abu Barakat)也已死亡。关于伊黎伊斯兰国在班加西的前头目 Mahmoud al-Baraasi(别名 Abu Mus' ab Al-Libi)(未列名)已死亡的报告，一个会员国质疑其准确性。Abu Muaz al-Tikriti(未列名)也有可能是在袭击中幸存下来，但这些袭击大大挫败了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重新站稳脚跟的图谋。

26. 剩余的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继续在南部城市富盖哈、古杜沃和塞卜哈开展打了就跑的行动。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艾季达比亚、德尔纳和米苏拉塔也有伊黎伊斯兰国关联人员被俘。伊黎伊斯兰国的小组继续在利比亚沿海城市活动。

27. 据会员国报告，伊黎伊斯兰国可能会寻求报复，试图对穆尔祖格地区的石油设施进行以宣传为目的的攻击。伊黎伊斯兰国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在利比亚发布视频，其中描述了在富盖哈突袭之后残忍杀害公务员的情景，该视频试图显示在最近遭受挫折之后，这次突袭在伊黎伊斯兰国网络内部的重要性。这段视频突出表明该团体构成的持续威胁。

28. 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人数减少，也使该团体的财务负担减轻。该团体正在动用储备资源来购买非法市场上的武器。该团体还投资于沿海城市的小项目，但可能限于非正规经济部门，以避免被发现。

29.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QDe.014)关联人员在利比亚西南部仍然处于潜伏状态，他们避免发动会引起注意的袭击，而是保持控制其一直能够征税的贩运路线，特别是经由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尼日尔三国边界萨尔瓦多山口的路线。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边界阿尔及利亚一侧的活动仍然受到限制，但该团体试图利用政治事态发展，宣称支持示威活动，并于 2019 年 11 月袭击了提帕萨省的安全部队。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活动中断两年后也东山再起，“阿尔及利亚哈里发国战士”(QDe.151)11 月对马里与尼日尔边界附近塔曼拉塞特的安全部队发动了袭击。

30. 关于该地区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一些会员国特别指出，持续不断的偷运移民活动可能涉及资助恐怖主义。虽然尚不清楚这在多大程度上助长了北非恐怖主义组织的金库，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估计，从西非向北非偷运移民活动每年产生 7.6 亿至 11 亿美元的收入，这表明，对于任何能够对贩运和走私路线征税的团体而言，这都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潜在收入来源。

西非

31.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QDe.159)仍然是该区域头号国际恐怖主义威胁，该组织在马里北部实施恐怖主义袭击、发动叛乱并为恐怖分子提供容身之所。该组织破坏了萨赫勒地区的稳定，并壮大了自身在沿岸国的力量。该区域的会员国报告说，来自海湾地区的外部势力对该组织的行动环境产生了影响。这是通过运作非盈利组织的外国活动人士鼓吹激进意识形态来实现的，这些非盈利组织成了国家权威的一种替代。“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有着长远谋划，要在其不断扩大的行动区内改造社会并使之激进化。

32. *Katiba Macina* 在“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行动框架内的的行动能力日益重要。在此基础上作出的评估认为，*Amadou Koufa*(未列名)是总头目伊亚德·阿格·加利(QDi.316)的关键副手。*Koufa* 呼吁富拉尼人社區加入并支持他的团体，对抗整个西非的地方当局。该区域会员国注意到种族间暴力事件背后有着悉心策划，旨在鼓动布基纳法索和马里境内的更多富拉尼人。这些会员国还着重指出存在企图操纵贝宁、科特迪瓦、加纳、几内亚、塞内加尔和多哥富拉尼人社區方面的重大威胁。不过，富拉尼人社區各不相同，各有自身的多种当地问题，不大可能团结起来支持 *Katiba Macina* 和“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实现其目标。*Katiba Macina* 和伊斯兰辅士组织仍然得益于通布图酋长国(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前撒哈拉分支)的指导，这直接助长了恐怖主义威胁向南部扩大。

33. 尽管在反恐行动中元气大伤，但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仍在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三国边界地区保留着一个据点，并对马里境内 16 号和 20 号国道以南的国防和安全部队继续造成压力。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发动了两次重大袭击，于 11 月 1 日在马里因代利曼一个军营打死 49 名士兵，并于 12 月 10 日在尼日尔 In-Atès 营地打死 71 名士兵。布基纳法索和马里在“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伊斯兰辅士组织实施的其他重大袭击中也蒙受了惨重损失。自 2019 年 7 月以来，马里有 100 多名国防和安全部队成员被打死，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分别

有 85 名和 30 名此类部队成员被打死。该区域恐怖主义团体的行动效率因各团体之间在高调袭击中避免互扰并开展行动协作而得到提高。

34. 该区域的会员国承认，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关联人员与有组织犯罪之间存在类似的流动性，因为两者均使用相同的走私路线，并投资于麻醉品、武器和移民贩运等有利可图的非法活动以及小型矿业。

35. 继对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伊斯兰国西非省采用同一套说辞之后(见 S/2019/570, 第 34 段),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部署的战术通常与伊斯兰国西非省针对尼日利亚军队的行动有关, 不仅包括袭击小哨所, 还包括为夺取大量武器、弹药、车辆和汽油而袭击大型军营。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伊斯兰国西非省已经有联合协调人, 据评估, 这预示着萨赫勒和乍得湖流域战区之间的行动联系将得到加强。然而, 尽管伊斯兰国西非省目前声称对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发动的袭击负责, 预计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头目阿德南·阿布·瓦利德·萨赫拉维(QDi.415)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其行动独立于伊斯兰国西非省指挥官 Abu Abdullah Idris Ibn Umar Al-Barnawi(未列名)。

3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伊斯兰国西非省继续相当成功地开展行动, 包括突袭安全部队并从中缴获物资和其他补给等大量战利品。据报道, 该团体有人数不详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可能是乍得人、利比亚人或其他北非人。该团体在能力和作战人员数量方面均超过了“博科圣地”组织⁹ 阿布巴卡尔·穆罕默德·谢卡乌(QDi.322)派系(伊斯兰国西非省有多达 5 000 人, 而谢卡乌派系则估计有 500 至 2 000 人)。会员国认为,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有关联并得到其支持, 从而持续得到了好处。然而, 这两个团体均被该区域的会员国视为威胁, 对喀麦隆、乍得和尼日尔产生尤其不利的影响。

东非

3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基地组织关联团体青年党(SOe.001)继续发动袭击, 鼓吹激进思想并招募成员。在索马里境内, 青年党集中袭击联邦政府人员和设施、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基地和防御工事。他们还针对运输走廊沿线车队发动袭击, 并集中策划以外资企业、工人、外国附属机构和军队为目标、针对西方利益的袭击。

38. 会员国评估认为, 青年党试图通过将重点放在航空和其他硬目标上以实现其战略利益(见 S/2017/573, 第 46 段)。9 月 30 日, 青年党袭击了用作美国军事训练基地的下谢贝利州巴莱多格莱简易机场, 并袭击了摩加迪沙内的意大利部队的一支车队。10 月 13 日, 该团体向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所在地、戒备森严的摩加迪沙机场 Halane 地区发射了 6 枚迫击炮, 这是 2019 年第二次此类袭击。

39. 会员国注意到, 青年党继续征募作战人员, 以补充过去两年在空袭中丧生的 400 多名战斗人员。部落长老被迫宣传青年党的思想并招募新成员。那些抵抗的人成为绑架和暗杀的目标。该团体继续吸引大量来自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

⁹ 列名为“人民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QDe.138)。

亚跨境社区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见 S/2019/50, 第 46 段和 S/2019/570, 第 40 段)。

40. 同样, 会员国表示, 随着青年党部队包括其情报和爆炸能手开始在共同边界附近具有战略意义的城镇和村庄开展行动, 在与索马里共同边界沿线发生的袭击次数有增加; 他们在那里继续策划袭击并策划绑架政府官员和外国人。作战人员涌入边境地区, 原因是利用非索特派团防御阵地迁移之机自由行动的一些青年党分子离开了非索特派团基地。

41. 由于与其他当地作战人员相比工资较低, 特权较少,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中意见不合的现象正在酝酿。这可能会促使作战人员叛逃到索马里或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 这也导致青年党对那些打算叛逃的作战人员实施软禁或暗杀。

42. 青年党继续获得更多资金来源, 并在经济活动活跃的该国大部分地区巩固一套复杂的税收制度(见 S/2019/570, 第 39 段)。例如, 2019 年 11 月中旬, 青年党活动人员发布财产税通知, 指定了住户和企业每月汇给该团体的金额, 无一例外。此外, 青年党摧毁了某些地区的电信塔, 并开始要求所有公司提供月度遵守情况报告, 其中最大的公司 Hormuud 电信预计每月汇款约 200 000 美元。

43. 关于在索马里的伊黎伊斯兰国关联团体, 会员国评估认为, 2019 年下半年, 这个关联团体因针对主要头目的更猛烈的军事行动而面临耗损。尽管遭遇了这一挫折, 但该关联团体继续通过在邦特兰、索马里南部以及网上招募人员来充实自己的队伍。会员国注意到, 伊黎伊斯兰国正在整编非洲的关联人员, 确保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军事失败后得以生存。整编的目标是整合决策和行动指挥中心。在这方面, 索马里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已被指定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莫桑比克活动的伊黎伊斯兰国关联人员、松散网络和这些关联人员的支持者的指挥中心。长远图谋是在东部、南部和中部非洲的行动之间建立“三边”联系。

中部非洲

44. 会员国注意到, 作为 Madina Tawheed wal Muwahedee (MTM) 分支的“伊斯兰国中非省”带来的威胁继续发生变化。2019 年 7 月, MTM 打出了新旗号, 将其徽标替换为伊黎伊斯兰国的徽标。据一些会员国称, “伊斯兰国中非省”的成员包括 2 000 名当地招募人员和来自布隆迪、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莫桑比克、卢旺达、索马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然而, 会员国声称, 尚不清楚民主同盟军和 MTM 的外国作战人员和当地作战人员如何融入“伊斯兰国中非省”, 也不清楚其履行的职能。

45. 2019 年下半年, 莫桑比克的安萨尔·松纳军被纳入“伊斯兰国中非省”。之后, “伊斯兰国中非省”的网上宣传开始拼接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和索马里的视频短片, 显示在三个战区中进行了协调或试图统一这三个战区。此外, 会员国注意到宣传资料的质量和有了显著改善, 这可能表明该团体

获得了新的供资和资源配置。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在莫桑比克开展的行动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策划和指挥的。

D. 欧洲

46. 本土恐怖主义分子仍然是欧洲国家的主要威胁。这些人在网上激进化，查阅在线教程，并可能通过加密的互联网应用程序与其他激进分子联络。他们不需要联系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或得到其授权即可声称以其名义发动攻击。2019年11月一项进展是欧洲刑警组织与 Telegram 合作，在后者的平台上删除伊黎伊斯兰国的资料。¹⁰ 这场运动能否解决会员国对该平台和伊黎伊斯兰国众包筹款的担忧，还有待观察。

47. 恐怖主义分子和激进化的囚犯也构成威胁。这些囚犯包括回返者、旅行未遂者、肇事者、恐怖袭击支持者和策划者，以及因其他罪行入狱但在拘留期间变得激进的个人。许多在 2015 年之前返回欧洲时被判相对较短刑期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预计将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获释(见 S/2019/570, 第 47 段)。有些人仍然被评估为危险。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大约 1 000 名回返者将于 2020 年在欧洲刑满释放。

48. 2019 年 11 月 29 日，一名 2018 年获缓刑释放的已定罪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在伦敦杀害两人。据报道，袭击者为单独作案，目前与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但他过去在 2010 年参与了一次被挫败的恐怖主义阴谋，这引发了对该团体其他成员状况的疑问，以及对去激进化方案和对获释恐怖分子评估成效的更广泛关切。

49. 会员国报告了恐怖分子和激进囚犯通过妇女秘密网络交换信息的情况，这些妇女乘探视狱中亲人之机接收和传递信息。被监禁的妇女也构成挑战，因为她们的监狱居所没有充分应对她们构成的风险，特别是当她们与子女一同居住时。许多人据信更加暴力，并决心使其他人变得激进，这加剧了人们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霍尔难民营局势以及可能将妇女从该营遣返的关切。一些会员国已收到本国法院要求遣返妇女和儿童的强制令，但继续强调潜在的相关威胁。

50.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返回欧洲的旅行路线多种多样，采取了多种措施避免被发现，因此及时觉察和识别他们的身份更加困难。在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的协调下，六个会员国参与了为期六周的海上边界行动，发现 12 名回返者使用北非和南欧之间的海上路线，还查明了移民有可能成为激发袭击宣传的对象。在这方面，会员国概述了激进化方式在欧洲不同国家的差异，一些国家受到本土激进化的影响，另一些国家则主要是移民社群中出现激进化。

51. 会员国报告说，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的欧洲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继续通过一个覆盖欧洲的融资网络为伊黎伊斯兰国提供收入来源。经常观察到来自亲属、包括由土耳其中间人经手的融资。会员国没有发现代表伊黎伊斯兰国

¹⁰ 欧洲刑警组织，“Referral Action Day Against Islamic State Online Terrorist Propaganda,” 新闻稿，2019 年 11 月 22 日。

或基地组织在欧洲开展的大规模有组织筹款活动。在霍尔营地，非正规货币服务业务被用来向居住在营地的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家属转移资金。进入核心区的资金通常通过货币服务业务到达土耳其，然后通过哈瓦拉汇款系统或经现金运送人到达受益人手中。一个会员国指出，资金继续汇入一些邻国，受益人是试图从冲突地区返回欧洲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这些金额大大超过旅行费用。最近的例子表明，目前的汇款金额是过去的 10 倍，从 300 至 500 欧元增加到 3 000 至 5 000 欧元。经评估，伊黎伊斯兰国收取了这些资金的一部分。

52. 伊黎伊斯兰国似乎还没有恢复外部行动策划能力，尽管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发现了一些文件，内容涉及伊黎伊斯兰国内部计划重组办公室以协助在欧洲的活动人员策划和执行袭击。尽管目前该组织结构薄弱，但据评估，欧洲发生有计划的复合式袭击的威胁持续存在，特别是通过有能力独立行动的老练的前活动人员实施的袭击。会员国指出，基地组织也对针对欧洲具有象征意义的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表现出兴趣。在这方面，据评估，“宗教保护组织”有全球谋划，包括策划国际袭击和建立秘密结构。

E. 亚洲

中亚和南亚

53. 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与塔利班作战人员得以重创“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将他们赶出楠格哈尔省的大片地区。包括“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作战人员家属在内的超过 1 400 人向阿富汗当局投降。大部分男性系阿富汗国民，但也有来自阿塞拜疆、加拿大、法国、印度、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外国人。这对“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的人数产生了重大影响：据评估，该团体目前在阿富汗约有 2 500 名作战人员，其中约 2 100 人集中在库纳尔省。“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在法利亚布省有不超过 25 人的秘密存在，由前塔利班成员 Qari Salahuddin(未列名)率领。“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继续通过因特网招募人员，还在阿富汗包括喀布尔的宗教学校和大学开展宣传活动。

54. “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与自由人党(QDe.152)、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QDe.132)和伊斯兰军等其他恐怖主义团体建立了非正式联系。与此同时，这些团体经常袭击阿富汗边境沿线的巴基斯坦哨所。“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的做法可能会增加对邻国的安全威胁。

55. 基地组织对塔利班领导层目前专注于和谈感到担忧。基地组织代表开展了穿梭外交，劝说塔利班各派系和战地指挥人员不要支持与阿富汗政府的谈判，并承诺增加资金支持。正在经历资金困难的中亚团体倾向于支持基地组织。如果达成和平协议，基地组织打算编造一套新说辞，说明在阿富汗继续发生武装冲突是合理的。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继续保持密切的互惠互利关系，前者提供资源和培训以换取保护。9 月份在赫尔曼德省 Musa Qal ‘ah 县的行动就证明了这一点，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的一些成员在那次行动中被打死。对基地组织的保护是由该县

的影子县长张罗的。据估计，阿富汗境内有 400 至 600 名基地组织作战人员，主要分布在霍斯特、库纳尔、努尔斯坦、帕克蒂亚和查布尔各省。

56. 中亚局势受到了伊德利卜和阿富汗各起事件的影响。该区域安保部门主要关注黎凡特解放组织造成的威胁，该组织是中亚大部分恐怖主义团体的保护伞，这些团体包括统一圣战营、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布哈里营)(QDe.158)和伊斯兰圣战组织(QDe.119)。

57. 会员国报告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QDe.088)、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真主辅士团、统一圣战营、伊斯兰圣战组织、布哈里营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仍在阿富汗继续活动。在阿富汗于塔哈尔、昆都士、巴格兰和巴达赫尚采取军事行动后，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其他地方的约 400 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分成小股逃窜至其他省份。这些小股现在计划在冲突地区继续敌对行动，将训练有素的作战人员转移至各国从事恐怖主义行为，并通过互联网开展宣传。

58. 统一圣战营是最为活跃的中亚团体，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其他地方发挥战斗作用。统一圣战营的前头目 Sirajuddin Mukhtarov(未列名)在一次恐怖主义行动中受伤后，离开了该团体的领导层，专注于招募和筹款。新头目 Khikmatov(未列名)在中亚作战人员中备受尊敬。在过去 2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是阿富汗境内伊斯兰圣战组织头目的副手。在 Khikmatov 的率领下，阿富汗和叙利亚的团伙得以相互协调。每月定期有约 3 万美元通过哈瓦拉汇款系统汇往阿富汗供伊斯兰圣战组织使用。

59. 评估认为，布哈里营总共有 220 名作战人员。该团体最近得到了外部赞助者的资金支持，融资状况有所改善。布哈里营由三个团伙组成，分别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阿富汗与土库曼斯坦接壤的法利亚布省活动。布哈里营的阿富汗分支头目是 Jumaboi(又称“Juma Aka”)(未列名)，他曾是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成员。该团体约有 70 名战斗人员；他们积极参与针对阿富汗政府军的敌对行动。布哈里营与统一圣战营类似，从伊斯坦布尔团伙处通过哈瓦拉汇款系统向阿富汗提供资金援助。资金是由非正规货币兑换商从法利亚布省首府梅马内带进来给 Jumaboi 的。这笔收入最初源于从邻国土库曼斯坦走私燃料、食品和药品。

60. 伊斯兰圣战组织由 Ilimbek Mamatov(未列名)率领，由大约 250 名作战人员组成，主要在阿富汗巴达赫尚省、萨尔普勒省、查布尔省和塔哈尔省活动。Mamatov 在中亚作战人员中威望很高，正努力在阿富汗建立一个由他指挥的统一的恐怖主义团体。这个新团体将隶属基地组织，将提高中亚作战人员的信誉并建立不间断资金来源。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有一支由大约 30 名作战人员组成的伊斯兰圣战组织特遣队，被称为“小伊斯兰圣战组织”。他们来自阿富汗，由 Abu Ubaidah(未列名)率领。

61.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最终失去了独立地位，现已并入在法利亚布省和查布尔省活动的塔利班武装力量。据一个会员国称，该团体头目 Abdulaziz

Yuldashev(又称 Abdul-Kholik)(未列名)在昆都士迫于阿富汗军队的压力, 未经塔利班允许返回法利亚布省, 因而被塔利班监禁。该团体目前由他的弟弟、位于法利亚布省阿尔马尔县的 Mohammad Yuldash 领导。由于遭受重大损失,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被迫从事犯罪活动, 包括沿北部路线运输毒品。由塔吉克斯坦公民组成的真主辅士团也参与了这些活动。

62. 东伊运领导层在阿富汗仍有存在。阿不都·哈克(QDi.268)据报仍是领导人, 尽管有多份关于他已死亡报道。Haji Furkan(未列名)负责武装作战人员的训练, Abu Salam(未列名)负责宣传该团体的思想。继 9 月份巴达赫尚省 Warduj 县的军事行动后, 东伊运不得不经由邻国巴基斯坦的山区逃窜至巴达赫尚省 Jurm 县, 那里目前有多达 100 名作战人员。余下的 200 名作战人员仍在向巴达赫尚回流, 与第一组人马会合。在阿富汗, 东伊运正与伊斯兰圣战组织协调其活动。

63.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 在黎凡特解放组织的保护伞下, 有两个维吾尔族团体与东伊运有关联。其中一个团体被确认为所谓的“大突厥斯坦战士”, 约有 3 000 名作战人员, 另一个团体是所谓的“小突厥斯坦战士”, 人数不超过 300。他们的资金主要来自散居海外的维吾尔族人。

64. 若干个会员国报告了中亚国民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前往非洲目的地, 特别是前往中非共和国、埃及、几内亚比绍和苏丹。据评估, 他们打算在这些地点低调行事。一些会员国报告说, 一些中亚国民可能在这些地点过境, 加入在西非和萨赫勒地区的伊斯兰国关联人员。

东南亚

65. 东南亚的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关联人员主要位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仍然承受着由国家指挥的反恐怖主义行动带来的持续压力。这些国家的当局已经利用若干种工具来应对来自这些团体带来的威胁, 包括根据新的反恐法律扩大执法和安全服务部门的权力。这些措施据认为在印度尼西亚特别有效。这三个国家还受益于已建立的情报共享渠道, 并清晰了解活跃在该区域的团体的行动意图和所具备能力。据报道, 从东南亚招募作战人员的工作, 正从致力于前往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转向加入阿富汗的“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

66. 尽管作出了这些努力, 伊黎伊斯兰国关联团体仍然对该地区尤其构成持续和日益增长的威胁。在菲律宾南部, 几个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团体继续活动, 利用这个地方进行培训和行动规划, 并吸引来自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作战人员。会员国指出, 海上边界漏洞百出, 加上一些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实行免签证或落地签证入境, 开辟出了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前往该地区的惯用路径。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返回该地区的人尤其危险, 因为他们可能会提高当地团体的能力, 改变袭击的对象或方法。除了少数例外, 进入菲律宾南部的绝大多数作战人员都来自东南亚地区。

67. 普遍认为菲律宾不太可能重蹈 2017 年马拉维围城的覆辙, 在那次围困中, 伊黎伊斯兰国的一个关联团体得以夺取和控制领地(见 S/2018/705, 第 67 段)。然

而，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伊黎伊斯兰国关联团体在菲律宾的暴力活动仍在继续。6月28日，两名自杀炸弹手袭击了菲律宾位于苏禄省 Indanan 的军事哨所。已确认其中一名袭击者为一名 23 岁的菲律宾人，这是已知的第一起菲律宾国民实施自杀式袭击事件。菲律宾武装力量在 2019 年 11 月末击毙了与阿布沙耶夫集团 (QDe.001) 有关联的一名伊黎伊斯兰国好战分子 Abu Talha。一个会员国称他带来了先进的炸弹制造技能，并充当主要资助人。

68. 妇女在东南亚恐怖袭击行动策划、筹资和实施中所起作用仍然是会员国提到的令人关切的问题。伊黎伊斯兰国的宣传已经放弃了任何阻止女性参与袭击的幌子，公开呼吁她们参与。妇女被认为不太可能引起当局的怀疑，并有效地利用这一点开展交易和采购，以支持伊黎伊斯兰国关联团体。妇女开展的筹款活动通常是在慈善帮扶孤儿寡母的幌子下进行的。

69. 该地区的当局报告说，难以打击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特别是脸书、YouTube、Telegram 和 WhatsApp 实施的网上激进化、招募和筹款活动。据报道，脸书和 YouTube 对涉及促进这些目标的内容的删除请求反应迅速，但在识别和阻止使用新账户快速转贴内容方面则成效不佳。

70. 尽管有报道称资金从冲突核心地区的领导层流向该区域的伊黎伊斯兰国关联人员，但当地团体预计可在财务上自给自足。绑架勒索渔民是为菲律宾南部一些团体提供融资的常见手段。据报道，敲诈勒索和走私武器车辆等犯罪活动也是筹款方法。

三. 影响评估

A.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199(2015)和 2462(2019)号决议

71. 监测组以前曾报告说(见 S/2019/570, 第 10 段), 伊黎伊斯兰国的资金储备据评估保持在 5 千万美元到 3 亿美元之间。尽管几个会员国推测该团体的资金储备处于这一区间的上端, 但有一个国家认为该团体的资金储备是 1 亿美元。

72. 截至 2019 年 11 月, 报告显示伊黎伊斯兰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活动更加公开, 包括重新在白天从事敲诈活动。总体而言, 据报伊黎伊斯兰国在代尔祖尔和哈萨卡的信心增加, 公开勒索当地商贩和富人, 还瞄准其中不愿合作的进行报复。会员国报告说, 伊黎伊斯兰国的小撮成员在伊拉克使用的一个筹资策略就是设置假检查站, 冒充伊拉克军队或人民动员力量民兵的检查站。

73. 伊黎伊斯兰国有一个现金运送人网络, 能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跨境运输资源。据报, 该网络通过多种机制转移单笔资金, 包括先用注册的转账公司以正当方式转账, 再用哈瓦拉或运送人。一个会员国强调了幌子公司的作用。幌子公司由伊黎伊斯兰国在周边一些国家开设, 既用于转移资金, 也用于采购货物和技术, 至少发生过一起通过幌子公司采购用于开发无人机的货物和技术的事件。

74. 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据报伊黎伊斯兰国的头目继续向已故作战人员的遗孀和遗孤发放资金。这有助于伊黎伊斯兰国达到一个目的——笼络人心、赢得下一代人的拥护。

75. 会员国还报告说，霍尔营地的一处附属区域主要用来收容冲突区外妇女儿童，内有转账设施。向在押人员输送资金的途径可能包括，用传统银行渠道以电汇方式将资金转往周边国家，再把资金收集起来送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或由哈瓦拉网络转移。监测组告知政府当局，在押人员家属发起的交易看似是给在押人员汇款，实则违反关于禁止资助恐怖主义的制裁措施。国家金融情报部门对此类交易所作的分析，特别是对此类付款的收款人所作的分析，可以揭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正规和非正规金融部门之间存在怎样的重要联系，以及伊黎伊斯兰国的相关资金如何继续流进流出冲突区。

76. 监测组经评估认为，尽管预计伊黎伊斯兰国全球网络上的关联人员会自筹资金，但仍接到报告说，资金支持继续从核心冲突区流向全球各地的关联人员。一个会员国称，这是一种系统，可以用来分配资源，支援组织最需要支援的部分。如果某关联人员获得一笔资金，除自用外，估计也会分享。

77. 妇女在伊黎伊斯兰国的资金筹措和转移方面起到的作用似乎越来越大。会员国报告说，有妇女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运送大量黄金和宝石，还越境进入周边国家。妇女还可能取代已故男性作战人员，承担现金运送人的任务。在伊黎伊斯兰国位于非洲和东南亚的关联人员中，妇女在资金的筹措和转移上扮演的角色也愈发突出。

78. 监测组继续收到少量报告说，有人企图使用加密货币筹措或转移资金(见 S/2019/570，第 76 段)。东南亚报告的一起使用比特币筹款事件证明属实。监测组注意到，某些金融情报部门现在接到的可疑交易报告涉及加密货币，不过似乎与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融资没有关系。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79. 监测组继续与会员国、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合作，集中精力拦截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非法流出的古董，摧毁伊黎伊斯兰国和黎凡特解放组织从古董和文化物品走私中渔利的能力。

80. 监测组近期认定，起码在 2018 年底之前，伊黎伊斯兰国直接把控着某些叙利亚文化产品的销售。先把货物运到土耳其，再由此送往西巴尔干的转运点，然后把文化物品装上游艇或卡车，藏在蔬菜中间，走私到西欧。一些古代手稿被缝在旅行人员的衣服衬里里面，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走私出去。

81. 会员国近期提供的信息证实，伊黎伊斯兰国在占领摩苏尔、基尔库克和尼尼微期间，为给自己的活动筹集资金，从考古地点窃取了大量文物，贩运到伊拉克北部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见 S/2019/570，第 77 段)。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边界查获的几件文物中，有一件是在利比亚的一座清真寺发现的。由于

伊拉克的许多考古地点仍未清点，不太了解物品文化和历史价值的盗贼会趁机进行非法挖掘和抢掠。

82. 一个会员国强调，有人正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北部从事非法挖掘，并且破坏考古地点。武装团体(有的与黎凡特解放组织有关联)在 Al-Nabi Huri 城堡、Zarafki 山、Brad 遗址、Kamruk 二山、Talaf 村山以及其他考古和宗教地点从事非法挖掘。

83. 会员国报告说，借助脸书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非法贩运文化财产的行为越来越多。一方面，专门从事古董贩运的团体不断成立；另一方面，被贩文物的来源地持续增加。这表明古董贩运人员之间存在一个网络，彼此相互联系。

84.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强调脸书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一种工具在文化财产的非法贩运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鼓励尚未责成专门单位查找从事文化财产非法贩运的社交媒体群的相关会员国，责成专门单位查找从事文化财产非法贩运的社交媒体群。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85. 巴格达迪在 2019 年 9 月呼吁伊黎伊斯兰国重点释放在押人员及其家属。土耳其 10 月份发起“和平之春”行动，突显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北部现有的关押安排并不保险。有些问题相互关联，牵涉到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区和邻接区的在押人员和迁移人员。国际社会关注附件二地图中所示地区内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大量人员如何处理，是可以理解的。

86. 这张地图标出了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和拘留设施，后者一般要小得多。在大多情况下，它们都是临时搭建的，但如今已经人满为患。这一方面带来了人道主义挑战，致使在住人员的生活艰苦，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安全挑战，难以对在住人员进行适当的监督、隔离和互动，也难以采取安保措施，扼制逃窜企图。

87. 截至目前，霍尔营地的在住人员已经达到最大值，有 7 万多人，而图中设施内的总人数评估远远超过 10 万人。一个会员国报告说，由于某些伊拉克人近期返回伊拉克，营内成年男性作战人员的数量减少，余下的估计共有 1 万名：6 千名叙利亚人、2 千名伊拉克人和 2 千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成年男性作战人员构成了一组挑战，未成年人构成了另外一组挑战。在女性在押人员中间，有罪的妇女所犯下的罪行以及对于伊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信奉程度差别很大。在霍尔营地的附属区域，住着外国妇女及其家属，其中有的妇女十分激进，领导着营地的道德警察希斯巴。两名妇女因“不道德”行为被道德警察杀害。

88. 会员国普遍达成一致，认为情况特殊，需要国际社会采取特殊措施应对危机。安全理事会第 2396(2017)号决议仍是指导会员国行动的关键决议，监测组利用一切相关机会与会员国进行讨论。伊黎伊斯兰国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拥护者和家属继续在短期、中期和长期构成恐怖主义威胁，而且规模比 2002 年以来基地组织构成的威胁大许多倍，因为涉及的人数要多得多(见 S/2019/570，第 83 段)。将之遣返原籍国和(或)国籍国在短期内虽有困难，却是减轻长期威胁的最大希望。

89. 现有的临时关押安排会引发激进和绝望情绪，对未成年人来说，尤其如此。若是错过以合法、人道的方式进行处理的机会，再试着改造也许就为时已晚，许多可能会变成顽固的极端分子。会员国判断，除其他外，哈萨克斯坦政府的遣返方案显示出成功的迹象，有可能减少被遣返人员构成的威胁。

四. 制裁措施的执行情况

A. 旅行禁令

9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未发现任何经指认列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的个人企图旅行或遭到拦截的事件。然而，一些会员国报告说在旅客筛查过程中发生误认，告诉监测组需要不断提高制裁名单的质量，添加个人的相关身份识别信息，从而应对这一挑战。

91. 监测组继续与会员国接触，提高对安全理事会第 2396(2017)、2309(2016)和 2368(2017)号决议的认识，指出外国恐怖分子的返回、过境和迁移会继续对边境和移民机构造成挑战(见 S/2019/50，第 94 段；S/2019/570，第 86 段)。几个会员国难以实施边境综合管理系统，从而在过境点有效、实时共享信息并开展机构间协调。因此，会员国尽管下细功夫引入了生物识别，但仍在继续观察外国恐怖主义分子穿越边境的情况，并确保能够查阅数据库和观察清单，包括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并且据此实施有效筛查。

92. 监测组注意到，并非所有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都被纳入现有数据库和观察清单。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的一些作战人员、协助者、新成员可能没有任何不良记录或未被列入名单。所以，通过筛查程序无法发现或阻止他们旅行。另外，一些会员国称，了解到在许多情况下，该等公民离开本国领土之后很久，才同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的关联人员会合，或在战斗中被捕或丧生。在此情况下，难以落实旅行限制。

93.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回顾第 2396(2017)号决议的内容，即安全理事会促请会员国“根据国内法和国际法……就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动或动向及流动模式，加紧、加速及时交流相关行动信息”，会员国应当认为“恐怖主义分子”包括未被列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的外国恐怖主义分子。

94. 有效限制恐怖主义分子行动的前提是，所有已知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信息都是现成的，而且已在会员国之间共享。否则，在震慑不明身份的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方面，不易产生明显影响。此外，没有几个会员国能查阅国际刑警组织内含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概况的分析档案。这个数据库仅对为档案提供信息的会员国开放。所以，此类作战人员中有一些可以借道没有这一访问权限的会员国旅行。

95. 由于外国恐怖主义分子使用多种手法作案，断断续续利用多条旅行路线，会员国正在努力应对复杂的挑战，保障漏洞百出的陆地边界和曲折绵延的海上边界的安全，因为这类边界的特点是地形丰富，有多个偏远的海湾，还有沼泽和岛屿，可被恐怖主义分子用来隐藏自身行动。

96.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鼓励会员国根据国内法和国际法，提供关于外国恐怖分子作战人员概况的信息，用于国际刑警组织的相关分析档案。

97. 监测组继续接触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了解第 2309(2016)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监测组注意到会员国重视采用正式身份识别规程进行旅客筛查，纳入面部识别、指纹和虹膜扫描等技术，提高旅客筛查的准确性，还注意到会员国在实施旅客信息预报和旅客姓名记录方面取得了进展(见 S/2019/570，第 88 段)。

B. 资产冻结

98. 监测组在以往报告中，建议会员国与之分享关于冻结与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被列名个人和实体的资产信息(见 S/2019/570，第 93 段)。缺乏此类信息，就难以评估冻结资产相关制裁措施的执行程度或效果。监测组上一次报送会员国提供的资产冻结数据还是在 2008 年 5 月，那时指出，截至 2007 年 9 月，“36 个会员国冻结了大约 8 500 万美元”(见 S/2008/324，第 47 段)。2007 年 11 月，监测组报告说，了解到会员国采取了 435 项“冻结行动”，涉及(当时)489 个被列名个人和实体中约 165 个被列名个人和实体的资产，针对的主要是银行账户里面的资金。监测组当时计算出，“报告的冻结资产总价值中有 95% 以上是 9 个国家采取行动冻结的资产”(见 S/2007/677，第 58 段)。

99. 监测组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第 1455(2003)号决议第 6 段呼吁会员国提交报告，说明依照第 1267(1999)、1333(2000)和 1390(2002)号决议所设制裁制度的执行工作，包括资产冻结情况。安理会在第 2368(2017)号决议第 44 段，同样呼吁会员国向委员会提交最新报告。委员会上一次收到此类报告还是在 2009 年 12 月。

100. 目前，有一项指标可用来对评估资产冻结方面的执行措施作出某些有限的评估，它就是委员会收到的资产冻结豁免请求数量。监测组翻阅了 2003 年以来提交的所有豁免申请，发现豁免申请的数量总体上在过去十年中有所下降。这可能由多个原因造成，包括曾经提出豁免请求的个人被从名单上去除。

101.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回顾第 2462(2019)号决议第 11 和 12 段在资产冻结方面提出了要求，第 2368(2017)号决议第 1 段规定的措施需要大力执行，而且此类信息得与监测组分享。监测组还建议，在函中回顾第 2368(2017)号决议第 81 段详细规定的资产冻结豁免相关措施。

C. 武器禁运

102. 小武器和轻武器、军用物资、简易爆炸装置部件和前体转移继续造成冲突地区的情况恶化。会员国报告说，有人正设法将利比亚冲突中的武器运入乍得湖盆地和萨赫勒地区，从而加强这些地区恐怖主义组织的能力。这突显出不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1970(2011)号决议规定的武器禁运和安全理事会第 2437(2018)号决议规定的执行措施已产生连锁反应，可能会妨碍利比亚以外其他地区的反恐努力。

103. 会员国继续报告说，在核心冲突区，被指认实体掌握多种武器。会员国报告说，有影像证据表明，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的附属实体在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使用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小武器，包括 Steyr AUG 突击步枪、Dragunov 狙击步枪、AGS-17 型自动榴弹发射器、陶式反坦克导弹以及塞尔维亚产 82 毫米迫击炮弹。会员国还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残余势力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使用遥控简易爆炸装置的情况增加。这些国家报告说，使用进口和转移的简易爆炸装置部件，说明在腐败和非法采购网络的共同作用下，供应从未间断。

104. 会员国采取协调行动，有效捣毁了一个采购网络。该网络明知故犯，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提供无人驾驶飞机和部件。网络成员及其用来为采购目的输送资金的商业实体在全国范围内遭禁。一个会员国称，该网络还负责将化学产品从土耳其梅尔辛自由区转移给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这些产品包括铝粉、硝酸以及铵、钾和硝酸钠。据报，有人在梅尔辛的出口单证中把伊拉克和约旦的注册公司标为最终用户，以使货物畅通无阻地通过基利斯省的过境点(见 S/2016/262，附件)。

105. 武器和军用物资外流问题突显出，遵守关于出口单证、最终用户证明和最终用户说明的国际公认标准十分重要。据报，单证沿用的标准和语言一致性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近期对之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表格没有妥善填写，里面的信息不完整、不充分，使用的语言不一致，有时过于含糊，无法充当向出口商提供的交货证明，从法律上防止向第三方再出口。¹¹

五.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106. 2019 年 7 月至 12 月，监测组开展了 50 次国别访问和技术访问。继续促进制裁制度，参加了 40 场国际大会、会议和研讨会，包括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欧洲联盟、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和类似区域机构、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独立国家联合体反恐怖中心、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全球反恐论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召开的国际大会、会议和研讨会。为西非和东南亚举办地区会议。继续与金融、自然资源、文物、国防和信息技术部门的实体和团体接触。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参加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组织的会议，与之密切协调，编写规定的秘书长报告。仍是《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的成员，参加契约各工作组的会议。

107. 监测组欢迎通过 1267mt@un.org 对本报告提出反馈意见。

¹¹ 冲突军备研究所，*Diversion Digest*，第 2 期(2019 年 8 月，伦敦)。

附件一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提出或涉及的诉讼

1. 下文说明涉及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或被委员会从制裁名单上去除的个人和实体的已知待决和近期已结法律诉讼情况：

巴基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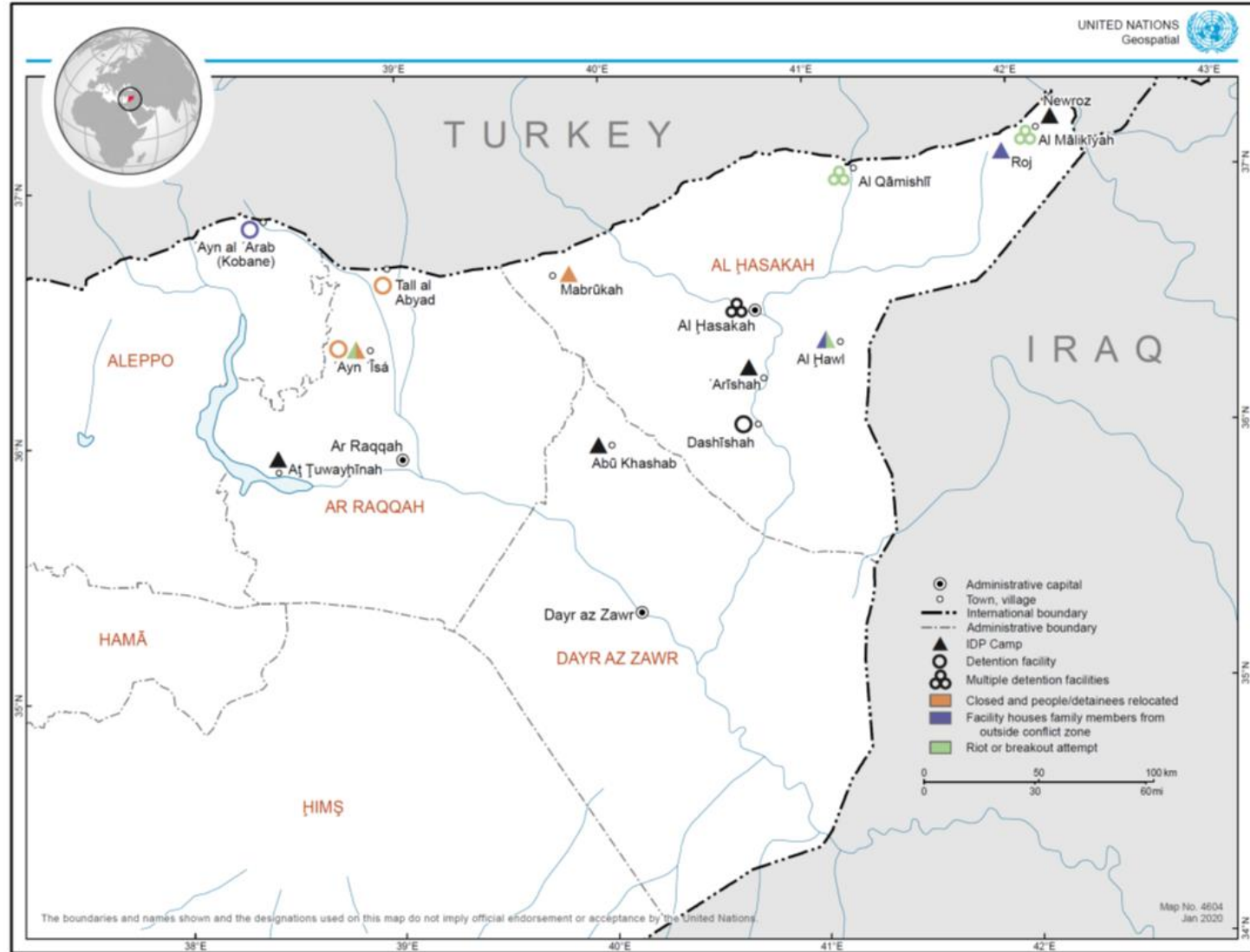
2. 因政府就 2003 年的一项不利决定提出上诉，拉希德信托公司(QDe.005)就对其实行的制裁措施提起的诉讼有待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判决。阿赫塔尔国际信托(QDe.121)提起的类似诉讼有待省高等法院判决。¹

3. 除了上文提到的两个案件，巴基斯坦救济基金会(作为阿赫塔尔国际信托的别名被列名)一名受托人就其银行账户被冻结一事提起诉讼。²

¹ 巴基斯坦提供的信息。

² 巴基斯坦提供的信息。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拘留设施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地图¹



¹ 关于地图中所注设施的位置和状态，提供的均为大概信息，可能发生变动。